一次田野考古的追忆

——写在陈忠实逝世九周年之际

■王仲生

2008年末,西安半坡博物馆组织了一次渭南史家遗址实地考察。忠实与我作为特邀嘉宾,有幸参与其中。

正值隆冬,车队从西安半坡出发,沿秦岭北麓,一路东进,过渭南市区,折向南。秦岭高耸,沿着进山的柏油路,车队盘旋而上。清水河缠绕一侧,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水库。库尾,有垂钓者静举钓竿。

史家遗址在沈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河东岸有高铁飞驰,西安南京主干线,当地设有名为花园的一个小车站。台地之下,一条公路,车流穿梭,与高铁遥相呼应,高铁与公路的并行并列,为遗址的存在提供了现代文明背景,对比鲜明强烈。站在遗址所在地,红日高照,蓝天白云,冬麦青青,梯田层层。遥望远方,农家村落,依稀可见。田野空旷,寂然无他人,如果不是半坡博物馆考古人员介绍,你绝对想不到我们脚下的这片麦田是四五

千年前先民生活的地方。

远古文明离不开大河,大河两岸一级台地,离水太近,远古的人往往选择二级台地居住活动。

半坡遗址就是处于浐河二级台地上。史家遗址选在沈河岸西二级台地又为一例。

今天的沈河仅存细微一线,似可忽略不计,正如浐河也是浅水流淌,不再是当年浩浩荡荡,水量充沛,一条大河。

1973年,渭南考古人员发现了史家远古文化层。1976年考古发掘面积250平方米,发现窖穴4处,墓葬43座,男女合葬已成趋势。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生活器具及动物骨骼。如今,这些遗存已全部回填。

史家遗址文明介于半坡早期及庙底沟类型之间,给仰韶文化序列填补了空白。史家遗址出现的葫芦瓶陶器,可以证明这一判断。彩陶介于半坡与庙底沟之间,它告诉我

们先民处在文明不断演进的生命链条之中。

最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冬日,麦田的一个断崖处,遗存在泥土之中的层层白骨,赫然呈现在我们眼前,宛如一堵白骨垒成的泥墙。

断崖的顶部,麦苗翠绿,沐浴在阳光下,证明它的真实存在。

一种无可名状的冲击力震撼了我们。我们静默了,忠实掐灭了抽了半截的雪茄,我和忠实都失语,我们不敢,也不愿意对视。这是哪个年代的遗骸?他们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考古人员立即开启了现场浅层挖掘。他们兴奋不已。我与忠实静静地站在一旁。

这种全新的体验让我们一时无语。这与站在博物馆里与文物与古迹的对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特定的环境,特定的设施和预先的心理约定,让我们与审视

对象保持了时空距离。那时的你,完全是一个局外人。现在,你置身现场亲临其境,你毫无心理准备,直接与远古遗骸对视,你能不激动吗?终于,我们清醒了过来,忠实悠悠然说,看来半坡博物馆的人是有备而来,不然咋会不期而遇么。浓重的陕西腔,大家都笑了,现场气氛为之变。忠实是在回顾《白鹿原》的创作心得吧,我想。《白鹿原》不正是一种文化考古的行为吗?

挖掘暂告一段落,我们走向回程。夕阳迎接着我们,林木染上了几许妩媚。忠实与我在车上聊天,从史家遗址聊到了大地湾,大地湾留下的地面画。话题又转向了渭水文化。忠实问我:王老师知道蒲城的王鼎吗?你说的是清代道光年间的那个王鼎?我问忠实。忠实兴奋地笑了。他告诉我,他最近翻阅了不少王鼎的资料,对王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写王鼎?我也兴奋

了,反问忠实。忠实默默地点了点头,望向车窗外,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忠实回过神来,一字一顿的说王鼎真是铁骨铮铮,一条关中汉子啊!忠实十指紧扣,朝我晃了晃手。

1990年,忠实与我,还有王愚、李星等一行人去成都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在硬卧车厢的深夜,我与忠实有过一次长谈。他给我讲述了正在写作中的《白鹿原》的一些情节,一些细节。18年前的那一幕,清晰地重现在眼前,我握了握忠实的手,希望忠实能把他的又一宏大构想付诸创作实践。

我们并不了解半坡博物馆史家遗址考古的结局。也许对我们来说,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参加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考古。我们所知道的另一真实是忠实并没有实现他的宏愿,终究没有写出关于王鼎的长篇小说。这不能不是我们共同的遗憾!

春雨中的故乡记忆

■倪小红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每至三月,窗外如期飘起如丝细雨,那如烟如雾的春雨打湿了城市的喧嚣,也悄然唤醒了心底沉睡已久的关于故乡春雨的记忆。离开故乡已有二十载,漂泊的脚步走过山川湖海,可最让我魂牵梦萦的,依旧是故乡那如诗如画的春雨。

故乡的春雨,是三月枝头的第一抹嫩绿,是大地复苏的温柔呢喃。三月的春雨,像绢丝绵绵的、像花针亮亮的、像雪白的羊毛密密地斜织着,她们和风姑娘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如细丝般把干渴的大地山川抚摸一遍,唤醒了沉睡一冬的麦苗。

儿时的我,最盼望的就是春雨。一下雨,就可以不用干活。我和小伙伴们就如同挣脱束缚的鸟儿,能在雨中肆意欢畅地玩耍,你追我赶,玩得不可

乐乎,细密的雨水悄无声息地浸湿了我们的外衣,发丝也湿漉漉地贴在脸颊,裤脚处更是被溅起的水花打得透湿,我们毫不在意。藏在葱郁草丛中的野花,也被我们无忧无虑、银铃般的笑声唤醒。它们在微风细雨中轻轻摇曳,俏皮地眨着眼睛,仿佛在饶有兴致地欣赏着我们这群孩童天真烂漫的表演。

在故乡,春雨是耕种的号角。每年三月,当第一场春雨悄然落下,父亲总会披上那件破旧的雨衣,肩扛着沉重的肥料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麦田,为嫩绿的麦苗施肥。年幼的我,望着雨中父亲忙碌的身影,不解地问道“为何非要在这湿漉漉的雨天劳作”,父亲温和地说:“这春雨贵如油,趁着这雨施肥,肥料就能更快地被麦子吸收,扎根更

深,麦秆子更壮,今年才有好收成。”

我对父亲的话似懂非懂。多年之后,历经生活的磨砺,我才渐渐领悟到其中深意。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恰似田间的麦苗,而学习就是那滋养成长的肥料,每一次汲取知识,每一次攻克难题,都是在为自己的成长积蓄力量。只有不断学习,接受知识的灌溉,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风雨中傲然挺立,向着阳光,茁壮成长。

父亲对待土地,如同对待儿女,洒下了无数汗水,倾注了全部心血,每一寸土地,都被他粗糙的手掌反复摩挲;每一道田垄,都印刻着他奔波忙碌的足迹。

时光如梭,白驹过隙!蓦然又到三月春雨绵绵,回首时,春雨在记忆中已飘落了近四十

年。昔日年轻的父亲也在“时间春雨”的冲刷下,已步入耄耋之年,曾经坚实的脊梁日渐弯曲,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的两鬓,矫健的脚步也变得蹒跚。少年不识双亲意,成人方知父母恩。小时候,我总觉得父亲无所不能,长大了才明白,他不过是把所有的苦与累都藏在了心底,父爱无言,掷地有声。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每到春雨时节,我总会想起故乡的雨,想起父亲在雨中劳作的身影。故乡的春雨,是我心灵的慰藉,是我对故乡深深眷恋的寄托。它让我明白,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中最温暖的港湾,那些与春雨有关的记忆,将伴随我一生,成为我灵魂深处最柔软、最珍贵的记忆。

思念

■王赛婷

小时候,父亲工作忙碌,我与母亲在姥姥家生活。姥姥家的小院,是我童年的乐园。院子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姥姥总是耐心地教我辨认每一种花,告诉我它们的名字和习性。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院子,姥姥就会轻轻叫醒我,带着我去菜园里摘新鲜的蔬菜,准备一家人的早饭。姥姥做饭的手艺堪称一绝,简单的食材在她手中总能变成美味佳肴,尤其是她做的葱花饼,外酥里嫩,香气四溢,那是我童年里最难忘的味道。

午后时分,阳光正好,姥姥会去离家不远的广场晒太阳。我总是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她身后。广场上热闹非凡,有跳皮

筋的孩子、有跳广场舞的大妈,还有下棋的老人。姥姥找一处背风又向阳的地方坐下,我便在她身边跑来跑去,玩累了,就依偎在姥姥身旁,听她和其他老人拉家常。姥姥脸上带着惬意的微笑,阳光洒在她身上,为她镀上一层暖黄的光晕,那画面宁静又美好。

说起外公,他是个矿工工人,每天早出晚归。回家时,脸上、衣服上总是带着洗不掉的煤灰,只有牙齿和眼睛透着洁净的白。尽管工作辛苦,可他一进家门,就会把我高高抱起,用他粗糙的大手摸摸我的头,脸上挂着疲惫却满足的笑容。

外公还做得一手好酱。每年

一到特定的时候,他就会在院子里忙碌起来,挑选饱满的黄豆,浸泡、蒸煮,再耐心搅拌、晾晒。在那段时间里,院子里总是弥漫着大酱发酵特有的香味。等酱晒好,随便拌上一碗面条,都香气四溢,那味道,是我童年里最深刻的美味记忆。

后来,我渐渐长大,离开了姥姥家,回到了城市。但我和姥姥外公的感情却从未疏远,每个假期,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回到乡下,看望他们。可是,病魔先后夺走了他们的生命。那一天,我仿佛失去了生命中最温暖的依靠,泪水止不住地流。

又快到了一年清明时,我独自在厨房和面,葱花饼在平底

锅里泛起金黄的气泡,那一刻忽然想起姥姥布满老茧的手,也是这样在晨光里翻动着面饼。油锅滋滋作响,恍惚间竟分不清是二十年前的炊烟,还是此刻的烟火。外公的酱缸早已不在,可每当尝到咸鲜的滋味,齿间便泛起老家院子里透出的豆香。他们留给我的何止是味觉的记忆?

生命像老屋的砖缝,总要浸透离别的雨水,才能长出碧绿的苔痕。我轻轻咬下那口葱花饼,蘸上一口黄豆酱,酥脆声里,童年的小院正在我心里重建。原来他们从未走远,那些揉进血脉的温暖,早已化作我生命里永不褪色的“春天”。

清明(外一首)

■白卫民

雨丝缠绵如线
淋湿了乡间小道
淋湿了墓边的黄花
也渐渐淋湿了石碑

镌刻在碑上的文字
顺着水流愈加变得清晰
扶碑人的眼前
却变得越来越模糊

这些字里,隐藏着往昔的温度
这些话语,记录着岁月的沧桑
儿时的欢笑,耳畔的叮嘱
在雨中,从心底反复回荡

小路蜿蜒如思念的长线
一端系着家的思念
一端连着亲人的期盼
时光流转思念从未中断

黄花绽放寂寞的绚烂
始终陪伴在亲人周边
风雨中摇曳出思念的火焰
在这清明时节燃烧不尽

春雨浸湿了清明
泪水与雨水悄然交融
我把无尽的思念诉说给风雨
随它飘向亲人的苍穹

花间辞

风,一路奔波播洒春的气息
雷声惊醒了沉睡的大地
雨滴叩开了花蕾的心门
绿色的音符在嫩叶上跳跃

燕子穿梭舞动柳姑娘的发辫
蜜蜂贪恋花蕊美色
不惧春光乍泄
田园的舞台
被装扮得绚丽多彩

我捧一束春光亮相舞台
牵牛花高举喇叭
春花间的祝福
在田园上空荡漾